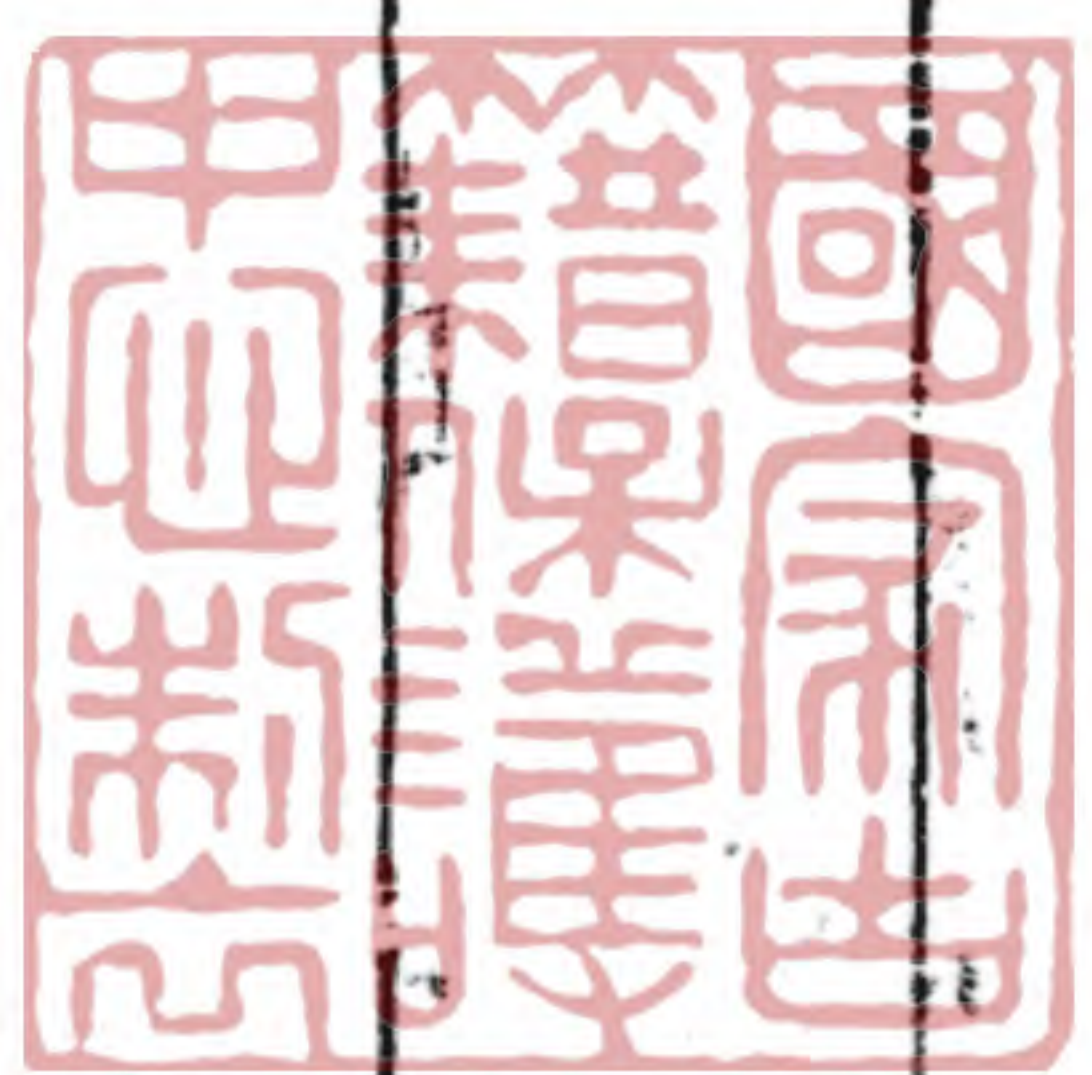


周恭肅公集卷第十二

書 雜著

上翟閣老石門書



奉違台範于今七年落落塵蹤素餐是愧所以日懷
澀縮迷脩問之階往聞執事起膺旄鉞經略九邊既
而晉復鼎鉉密勿 萬幾勲德竝隆中外禔福念用
自謬列縉紳及乎越在草莽日復一日安然食息者
孰非執事之賜惟是捐棄以來以苟免獲戾為幸乃
今復承乏奔走雖於微軀不敢自恤而淺薄無似實
虞僨事有負鈞陶用是蚤夜惴惴不能不仰望畫一

之教也下懷惻惻伏惟諒察引領門屏豈勝傾企專
祈寢饋加護以副具瞻謹啓

上嚴閣老介谿書

拜違台範于今七年用始竊食留都恒懼荒落不敢
通問逮夫蒙 恩放歸跼伏田野益墮踈慵嘗欲勉
脩尺素少叙獲承侍右提挈之舊輒逡巡縮手太息
而已然自聞執事光膺爰立之命 宸眷日隆密勿
贊襄中外倚重則用雖與齊民塊處寂寞之濱而不
至有衣食之憂者夫豈不知其所自哉惟是區區謝
陋分甘棄捐乃今復辱鈞陶俾備奔走懷慚抱慊無

任趨趨勉於四月二十日至濟州交代簿領禁如未
能萃會以承條教然謬恃一日之雅不能不有厚望
於執事矣至於驅策不前猶望曲全使勿至顛蹶幸
之幸也惟時嚮暑伏冀爲論道順神以慰群望謹啓

上嚴閣老介谿書

用八月十二日巡泉出濟南十七日徐副郎緯遣人
來致台翰兼 御筆珍刻暨南宮奏謝錄全編珉文
梓繡輝映川澤得以竊窺明良相與之盛爰加襍襲
時時捧繹夸詡其爲喜忭何可勝言用敢少瀆鈞聽
今歲江南水災蘇松地方尤甚惟是奏報不時以致

如常督責公賦民不聊生伏惟明公光輔 聖仁昭
晰民隱天日照臨靡不勤惻敢望仰體朝廷自來子
惠元元之意深哀而速救之以下延民命上壽國脉
不然則東南生靈將徒索之於溝壑之中矣其何忍
言用嘗聞昔人以救災上書執政其言有曰某拙於
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
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斯言也殆為用
今日言之也惟俯加矜察幸甚幸甚

上嚴閣老介谿書

竊念用迂謬空疎分當淪棄向來誤承官乏已玷攸

司乃今復遽列臺端益非所據雖大鈞播物無間瑕
疵而薄德省躬實難報塞不勝慚懼是用籲聞仰冀
都俞之暇特為轉移俾容引避則不惟少紓無似力
小任大之憂亦不至重傷台輔以人事君之義其為
感激曷既名言謹狀

與許冢宰松臯書

辛丑之歲八月二十二日張通議允清自北還辱所
惠松臯集用敬受而讀之於九感賦則廢書而歎以
為九子者不遇於當時百世之下幸而有天君子之
知我則將不悼不幸於百世之上矣雖古人不以人

知與人不知爲心沒世而名不稱君子所以考實而示勸者也松臯翁猶惜才於異代則以人事君乃所優爲矣獨念用落落無似往昔猥蒙扶植叨冒名位已踰涯分不爲不遇幸而歸休林壑追惟平素懷慙抱慊已云晚矣乃蒙執事惓惓汲引如此豈不知用不肖不足以辱執事知人之明耶將來誤恩債事所以負執事者實非細故則於執事之賦九感用其如之何哉銜命以來蚤夜兢惕惟矜其不及不靳諄誨不至徒爲執事者之羞幸甚幸甚用於四月二十日至濟州交承矣河道事宜按圖稽籍尚昧端緒未敢奉復仰冀台照不備

與甘司空几山書

惟時隆寒審動履綏吉殊慰馳企用每揣譎陋不能自容然猶依依於此者恃有執事也大木南來雙梟擬以凡役見委猶未悉夫境域之交固亦有專攝之異微執事之維持其如力小而任重何然於閉牖蓄水儲價募夫凡可致力者亦不敢不奉教也河南李景高口西來支流往歲十月終水涸便擬捲埽今年十一月自本口至徐州尚有水八尺特未知向後如何耳知辱垂念輒敢奉告并致向來感佩之私均冀

照察不宣

與甘司空几山書

經夏審動履膺吉殊慰傾馳無似向來拙疏亦嘗自
量非不知其迂且謬也實見黃河汎濫徙決無時塞
之不若導之之有功赤子流移荒蕪極目迫之不若
寬之之為利由今之道曲防於下流之衝徵租於不
耕之地謂之不塞不迫不可也開墾荒田雖人言
每每然上下相欺文移徒具惟是愚意以為此事既
由當路建白藉其末力猶可因人成事不於水患有
小損則於生民有小益是在 廟堂相與都俞循此

舊貫加以推行雖其效有淺深遠近斷不至於敗謀
病民也不意遂承執事於疇若倥偬之餘特為敷奏
至云推其相因之故指其相成之益斯言也區區肝
鬲之微誤辱照察無遺矣體 國之勤乃如此人言
古今人不相及顧可盡信哉太息感服其何能勝今
年軍漕賴仁庇已過濟上又聞東南亢旱地方何啻
千里日復一日將來誠可寒心知執事軫念輒敢道
及秋暑漸平尚冀為 眷注加愛不宣

與樊雙巖書

恭審督木荆襄川流山積仰答 廟謨遠繩祖武乃

者告厥成功茂承 簡在入司台鼎匪朝伊夕矣敢
敬脩奉候之儀顛祈鑒內用碌碌無似而猶復承官
乏實懷德薄力少之憂惟高明有以垂教俾少違過
戾則所以屢辱加規者亦或可以少損赧顏也西望
不勝懇悃併丐炤融

與王少宰兩洲書

昔叔向不見祁奚至今以為盛德事彼非不知有德
我者特不見之耳用昔年跽伏于野自知膚拙無所
似則終焉而已執事猥加援汲用亦悠悠無由質其
所從來積十有五年而後知兩洲之德我也如此假

令無白下之聚首則亦將終焉而已然則執事今之
祁奚也人言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乃今用耄矣
益無能為矣擯棄其分也俄爾承乏意者執事其猶
不忘無似乎趨趨懷疑無以自解實懼僨事以負執
事疇昔之惓惓則柰何用以四月二十日抵濟州稽
省簿書茫然無所措手間輒據几勑狀承起居誤及
平日亦情之不能已者併冀照察

與毛司馬東塘書

前歲節鉞道三江辱車從枉顧至再無任感藉別後
審 眷注日隆位當鼎軸董正六師中外倚重用方

屏伏田野每慶君子遭際澤流寰宇沾被實多何幸
何幸復念用迂拙無似分當棄捐乃今銜命治河
復當諸公經略之後雖幸坐享其成其如難乎其繼
何柳子曰中廐病顛之駒抗首出臆是遭其無耳用
之謂也執事能不為用惻然哉教之誨之母至顛蹶
則用所以憊憊云云者人將不謂之不知人矣不謂
之不知人有君子長者矣執事其圖之

與王兵侍石岡書

用碌碌無狀退守林壑實為安分謬承治水之乏何
以弘濟明命下臨進退維谷既而聞諸士夫言是

役也殊不易易但當求石岡已行之迹雖庸人可以
免咎既而得執事疏稿讀之三四過自惟固庸人也
或者亦可以免咎乎雖然執事既處前日之變他日
所以通其變者當不在紙上人之言曰中古以來無
大禹君心原自有黃河此則用之所以望於執事者
也嗣是少得端緒當專祈畫一之教幸不吝幸不吝
忽忽勒狀缺叙謝平昔諒之

與郭刑侍淺齋書

四月於彭城辱誨言燕款嗣是再領手教益仞疇昔
舟從經敞里承枉顧寒舍重以盛貺具得兒輩報書

徒深慚感用自是月二十日蒞事以來河支泉源東
西並集又五六月之間每十日或半月一雨中流滿
盈漕船與大木後先相望而北此月望日前可具奏
矣凡此皆前日執事之所留也其何敢忘其何敢忘
惟是區區衰晚承乏于茲日夕惴惴若令來歸躬稼
薄田則於漕事亦不無粒米之助諸公於處我何有
哉劉東溪時時微恙不得數往來河下人事困暑亦
屢損之非得已也承差陳興鳳自北還得賢郎家書
又有諸士夫復書兼附記室遠懷種種愧未能悉秋
暑尚冀為簡恤保重

與夏司徒松泉書

春月僭乘使舟寔荷見濟四月二十日爰至濟州凡
諸燥濕之宜一切循故事而已餘無能為今歲河漕
賴庇或可以免咎知蒙垂念輒敢瀆告專祈俯教以
副區區側聞吳中六月淫雨農田告急若遂為災民
力重困矣東南能不徼大惠於月梧公丐餘澤於執
事哉北土秋暑乃甚江左可知惟願神翼宣以諧物
望不宣

與王南岷書

車從經東魯不得躬候曷勝悵望惟時京師至止如

期與居雖肅可以想見也輒有少瀆蘇州闔郡今年水災前聞之岐麓不為不甚但云若不得會本覈實恐誤地方又聞執事重憫凶荒會加覆勘然竟不見具奏通報柰何用初聞郡中作災七分又曰七分三釐卽如此數於例當蒙蠲減今則惟聞督責辦納東南之民膏脂已盡又將柰何敬遣人詣左右奉叩初勘作災幾分覆勘幾分月梧公會會本或專本具奏否部中作何處分用將及滄源公南行時備以情告幸而得寬一分則傷殘餘黎猶得被執事向來憂惻拯拯之賜至願也自今日遣人後蚤夜拱望晝一見

教至懇至懇

與歐陽石江書

自車騎由真州而西至今缺望天各一涯其何以慰平生也惟執事物望攸屬當路論薦者轂相擊人情可知已吳中二年水旱相仍民不聊生未可以一言盡也公復念之乎昔人有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公其念之矣無似謬承官乏方上疏控辭懼妨賢且病國也公私碌碌乘間勒狀不能悉幸諒之

與丁巡撫滄源書

往辱惠教勤懇方以不得親就為慊尋讀邸報荷廟

堂推轂勞執事輯綏大江之南則是畿輔士民咸被膏澤奚啻用區區之望慶幸無喻側聞臺從已經高唐愧缺奉候茲敬遣人馳謝仰祈鑒及因瀆今歲吳中水災敝府尤甚嘗聞周大巡言未得與月梧公會奏有妨覈實未識畢竟何如今日疲民引領柴節甚於饑渴若獲夙駕以慰喁喁之望幸甚幸甚率爾僭越統翼炤融不宣

與胡可泉書

在昔吳中嘗蒙均澤于今濟上復躡後塵自去年四月以來日登敷治之堂仰而見平水土之書可泉書

也少退仰而見亦大之書可泉書也又入仰而見慎動之書可泉書也噫嘻可泉殆未知鄙人之不可也雖然前後提撕不舍晝夜則凡向來得以少逭咎戾者謂非可泉之賜不可也西望天水惟有馳神泗水李丞來翰墨爛然審侍奉禔福慰懌何如即日人至宛洛所輒勒短狀道此疇昔且以奉謝明教三吳去年苦水今年苦旱漕事在江淮河濟之間均之難為也則夫嘗牧民於蘇於杭持憲於山之東河之南者必思有以惠我不敏矣自餘物望方殷顛祈保攝不宣

與馮御史書

自庚子之歲奉違風采明年正月用當秩滿去南都
以病目留滯江鄉旣而蒙 恩放歸田里荏苒三年
竟缺致問并叙感謝之私踈慵之咎其將誰諉緬惟
侍奉康勝神明相之孝友敷聞聲實隆洽此有道者
不求而得無言而厚者也比審使旆北嚮用以行役
之期少後不得相遭無任傾系謹因人便附承動止
未相見間惟為儒宗自愛

與喻御史書

別後再辱手翰情致勤懇展玩再四如覲風采而聆

絲論殊仍高誼未易言喻用歸臥林壑二三年執事
不以為不肖凡平日禮意頻繁誨言假借已不勝其
厚矣乃每每於當路諸公猥加延譽則用今日承此
官乏者非吳臯其孰與之惟是自揣迂愚不足以稱
委屬他日不免僨事則執事與有其責所以今日之
事用不惟為一已懼而亦重為執事懼也夫以執事
之高明而肯為用少釋其懼則凡所以誨益者將不
但已而用受惠無涯矣惟執事圖之吳江民間宿逋
似聞徵輸將半一時財力稱絀蓋致期之過也知執
事肯念舊治輒敢及之餘不宣

與周大巡岐麓書

自濟上舟次獲聞東南今歲水災後此不得奏報殊懷憂疑豈因有妨覈實遂至此大誤耶每讀執事因災陳言剴切之疏可為隕涕是以憑藉昧冒一言蘇文忠嘗言吾為數十萬人性命豈卹小悔吝哉惟執事垂念東南生民終為援拯則猶不至盡索之於溝壑之中也感迫不盡所欲言諒察幸幸

與戴宗道梁岡書

敬審軒蓋云南遂于川于陸躬親其事治水若是其亟前此蓋未之聞也民生國計可以相慶矣比讀高

論舉數千里之利病緩急歷歷如指諸掌是豈嘗試而為之者惟是黃河西來所謂為壑然引之而使之東也則易折之而使之南也則難顧不為其易而每圖其難者蓋懼其自孫家渡以下沛然而東或者可以為漕渠病是故作障於昭陽之西意其在此愛莫助之惟亮之教之經畫之暇望見惠一圖但得幅紙可置案上者為佳瑣瑣惶恐

與孫布政書

自春季及今再辱翰教重以腆儀禮遇勤縟良以為感用來濟州坐承向來王石岡諸公相與整頓河道

之惠目前官牖一水通流農田二麥全獲若將來雨澤不闕公私攸仰此於迂拙或者可以少逭其咎惟是大河源委長久經理茫然不知措手若人衆可以勝天亦惟執事諄切是賴蓋區區昔年於虔州簡書之畫諾荆南科條之編摩具有淑艾之道焉中州之旬宣又有交承之分焉矧夙有鄉邦之誼焉凡此數端知不靳誨言無疑也惟高明圖之

與朱邑宰兩川書

奉違忽經時問訊不經殊愧踈慵敬惟自入 覲言旋邑政一新凡士民從南方來者歷歷道愷悌之致

不容口奚啻託居十鄉之人則然也第復有可念者正恐不得久借耳柰何胡貳衙吳上舍過濟屢辱翰貺感愧感愧韓苑洛約是月下旬離陝西此間歲中尚有河防事當料理湏俟交代也知承垂念輒敢附報寒舍獲仁庇厚矣凡一切僕役或假託者均望以法繩之此又恃疇昔道誼之愛特致惓惓千萬諒察區區謝私尚容嗣布不宣

與顧未齋閣老論田糧書

敬惟執事榮膺爰立之命中外訢訢用不獨為私慶也吾鄉吳文定王文恪二公先後崛起為世偉人生

於二公後者尚論行事二公之自期殆不止此則夫古人之德浮於位迹違其心豈不以遭時得君之難哉執事久繫物望當此大拜畜極施光實維其時慨然以繼范文正事業爲已任以慰文定文恪二公之永懷使後之人稱吾鄉得人之盛是則用之厚望者也今年江南秋田甚薄米價日下蓋民間苦銀貴不免枵腹以賤糶非樂歲傷農之謂也各府虛糧從原額推收如吳江一縣十去六七但得人奉行將來民甚受惠然主張其說實知所自矣此皆執事所不厭聞者故不憚覲縷用碌碌無似每辱扶持復爾叨忝

惶愧不可言幸有以教之臨楮無任惓惓惟加察不備

撫院常年各州縣會計將正米耗米一袞作平米於內平鋪三項一金花一白銀一本色米此是驗派歸一法則若將金花白銀止俱派正米又除正米本色却將耗米離爲一項則平米立名無所施行又於一石之外另項加派與驗派以平米派平米原法竟不相涉此是書手欲於實徵爲伸縮規避蓋金花原起於正米彼以正米派金花似有所因若白銀原起於耗米而竟與耗米無與實難解說彼又有一說謂以

正米派白銀以平米耗白銀俱各准二石幾斗米數
既同何分彼此不知每年實徵冊專為徵糧造中間
詭寄田畝與少收多推糧米并虛糧柵湖等弊時時
有之至於槩縣田糧數目糧長扇書自有相傳各戶
細數不得短少括其細數與會計數目多少不同總
書扇書人役游其數於各民戶田糧細數之間約其
數於會計起存總數之內其出常盈其入常縮若將
耗米袞入正米作平米一路均派萬一官府覺察遡
流而源將實徵見在實數稽考以州縣總領都總都
總領圖總圖總領里總里總領戶總節節相承不許

從中橫決則於正米之外多派耗米之弊略露踪跡
或致追究所以預先掩護不作一路均派假令即以
正米帶耗米亦當云每正米一石帶耗米若干乃復
不然正不可曉若仍行一袞驗派之法再立四項管
總一原額二坐派三會計四驗派以原額見州縣田
糧以坐派見戶部正數以會計見田上加耗以驗派
見各戶該辦若欲因略致詳中間便可相續亦是為
革弊張本又黃冊實徵會計青由四項相須皆於官
民有益黃冊是十年數實徵是一年數會計是官府
數青由是民戶數四者若相貫通以黃冊定役則力

均以實徵糧則數足會計同實徵則省加耗青由
同會計則絕加派官民皆有利益今四者徃徃相離
弊端百出抹弊者若欲加詳彼則益之以支離若欲
趨簡彼則間之以踈漏至如正耗同作平米驗派又
特其細者彼且虞官府之或察之也於實徵則合正
耗為一於驗派則離正耗為二而逆閉其途如此餘
可知矣惟高明裁之

與魏莊渠論均糧書

下諭吳中田糧事敬服急於民隱如吳江虛糧病民
尤甚豈容不整理始謂莫如復圩田原額則虛糧自

除中間寬狹民間亦自有持衡之法宜次第舉行今
均糧極是良法但均後適見糧重此非均糧之過亦
幸因均糧而知弊端猶惜未能從上面尋究耳如吳
江平時官民田地相兼之家每年每畝正耗本折須
四斗更重者五斗完官此外人戶固有出辦輕於此
者今均每畝米二斗銀九分若以戶部准米則例則
是每畝六斗以常年則例則是五斗即以九分比照
准米亦是四斗七升所以因均糧始知糧重今當因
其重更求弊端似不必以每銀五分准米一斗縮作
每畝三斗七升姑示其輕也況與戶部准銀則例不

同則糧當溢原額矣其弊端多在立法派徵之間蓋田糧各有正數亦各有盈數會計之時以糧盈數立法加田正數派徵徵收之時以田盈數納糧從糧正數支銷惟餘田不得入會計其利上不在官下不在民皆從作弊者操從出沒難以究詰今塘長抄出民間各圩辦糧田數多於實徵可驗也官府既享均平之美名當為吾民祛蒙蔽之宿弊不然則是去虛糧之餽羊虧均糧之一簣將來益無從發端究竟不然則得自部而撫院而府而縣而都而圖而圩而戶田糧帳目彼此經緯相通一本使上下通知雖重無妨

也顧役一事人多稱便或云不利役頭官府亦惟擇利勝於害者則為之耳又嘗見它處雇役差役弊則更之如循環大抵專在得人也六書精蘊嘗從聞石塘錄得一冊竊承復古嘉惠之意又惟若於象形會意之外一一比之精義亦若推之太深矣所寄後渠者為先置行李中不獲見涇野書亦附後渠轉致矣向來因田糧欲備細訪求作冊子領教故因循不得就亦恐多臆見終久無益適增惶悚瞻對未間特冀為嗣胤加愛

與太守聶文蔚事目

近今民間所苦莫有甚於民壯蓋因軍伍消耗藉以
為力然有事選集事寧遣散及三時務農一時操練
立法初意亦未大戾不意歲月輾轉其弊日滋且本
役編僉出於輸稅養軍之外民已不堪不問邊方腹
裏且為無謂自後乃悉為市井游惰之人包攬承當
索辦工食又此輩親近以下官司浸潤營求各項差
遣漁獵小民而職掌巡捕等官視為私人或聞減省
甚至失色百姓疲困不可勝言今來唯有郡縣從中
權處却可少寬一分特望一力主張將見在民壯分
為兩班附近腹裏去處分為三班或四班更送務農

操練此則權宜在我法制無妨上遵

詔書下紆民

力實為大幸

一糧長一役在先各縣取保殷實之家一家承充一
名近來因人戶消乏逐旋增加或三四家或五六家
以上朋充一名一年一換但槩縣都分殷實之家有
有無多寡之不同於中殷實又有幾等或可充幾年
或可充二三年或止可充一年又有槩都消乏無人
承充者今僉編之時除官吏里老人等受財作弊顛
倒紊亂者不足舉論外即有公正官真不免受成於
里老拘泥於都圖事有期會勢難均適貧戶相朋實

曰不足以貧朋富又似贅餘承役之後該縣管糧等官排比名數要求常例各役則分裂圖分括索應副派差多取空役銀兩巡風另有飛越供給以至收頭解戶等項積出陪辦不可悉舉其無人都分官司苟取無籍之人克數花費錢糧不通結算罄產變賣害及槩縣以致見役有載胥及溺之憂細民有十羊九牧之患或者又謂若取槩縣殷實通融保充前役似亦不必朋黨但恐萬一縣官不得其人益重汎濫之弊特望就役體恤量為簡省行下所屬其在官之日如某在海鹽省令糧長止是收糧出糧前來幹辦餘

日通不稽留其克收頭逐日於公庭收受遇夜於官庫寄頓或令各收本都轉集交割不必專責偏任曉然知今年無秤頭積出不至虐取屈陪其撥解戶則於後開均徭解戶數內區處僉替或令量戶津貼使凡充役之家止用其力不費其財或少費其財不至破產則雖未得編審適均之法而於見在逐年朋充之中亦可勉強支持不至重困

一里長輪年應役於催辦勾攝之外又有買辦支應向來為因繁難例納丁田銀兩當官支銷再無別項出辦今既納丁田銀兩又拘在官支應既拘在官支

應又出辦一項小丁田銀兩吏書又每年抽圖賣放重派各里情弊不一況當年里甲次年均徭又次年民壯年歲相仍生意頻蹙特望簡省禁革以蘇小民一吳中民間稅糧原額頗重其間重額官田多係貧下之家全賴每年折銀畧得輕省近年又將前銀隨糧派辦貧民受害況逐戶隨糧派銀其數煩碎及於塵微書手掠其積餘細民昧於打筭仍難祛弊其水旱災傷分數向來分勘全半弊實多端近年隨田均派中間不無少有偏虧大率小民却得霑惠頗稱利益舊年秋水為災民間春夏耕種繼以車放竭盡筋力付之巨浸不勝狼狽傳聞徵糧七分民間苦無出所特望力為區畫使不至轉乎溝壑萬一有所徵須亦望推廣前意與之就利避害採焚拯溺此其時也無任懇懇

一遞年均徭解戶各縣審編送府聽候承解大槩本年未得盡差又該次年接續審編往往將餘剩解戶聽令納銀免解其各該解戶前此各自夤緣那儻希圖納銀其納銀之時大率秤頭雜使分外加重但恐承解累賤無不樂從此以各戶論之則甲乙不相謀以一身喻之則唇齒實相及或欲以解戶另作編年

必待差遣盡絕接續審編但恐萬一縣官不得其人於迺年槩縣均徭祇見寬餘徒啓汎濫之弊特望於解戶內每年量取代作糧長解戶或量議津貼不必但收餘剩銀兩則糧長既得甘苦適均各戶亦免泥沙狼籍

一境內詰捕盜賊有各該巡捕官有各巡檢司及各應捕人役但此輩於地方未見有益非徒無益巡捕官出賣捕盜批文縱容無藉下鄉稱為海捕所至地方嚇詐搶奪肆無忌憚僧道寺觀尤被荼毒及又交通賊黨鹽徒上下打點縱惡殃民亦有躬為盜賊影

射出沒不可蹤跡者其巡檢司官吏弓兵則各人分日盤詰競為要索但是得錢到手明知鹽盜並不訶問利其徃復以要厚賂習以成風恬不為怪似此姦弊民怨可知特望軫念地方嚴行禁革以惠良善

○同齋銘 并序

同川陳君明甫卽同以名其齋其文邇其義遠矣人唯有所不同也而後有所同同齋者同於古之人而於今之人有所不同乃其所以為同者也記曰離師輔而不反言同之有恒也為作同齋箴自我五禮惟古之制凡此哲人勿參勿貳于野以亨

斷金斯利善與人同百慮一致聖遠言湮孰識其是
支離苦窳乃墜于地有斐君子將恐將懼爰徵其文
復起其義載疑之睽載白之賁終獲笑言始承怒詈
爾不我同我匪爾異報則務施道以御器何以有之
勿渝其志何以久之載錫爾類用恤我躬矧曰來裔
朋友司爭敢告執事

○友山對

吳江俞子居間而歎曰吾何友其友山乎他日有夢
而告之者曰予故山人也竊聞子將與山爲之友然
觀子之謹容而不競善類而好義志立而有聞則既

得其友矣而何有於山也予不敏願陳子之志而與
聞焉俞子曰然久矣予之欲與山友也夫以賄友者
匱則絕以勢友者微則輟忽然而趨歛然而去其人
也哉予嘗南望衡嶽北瞻泰華匪今斯今無咎無譽
憧憧往來何有於我哉山人曰有是哉夫山宣五氣
表九州昭姓考瑞以升成功嘉璧量幣以秩元祀出
器車興風雨奚可以與我友俞子曰何言之侈也且
吾之與山友也非以其能鉅麗若是也汗之而爲澤
隆之而爲京其上有木可以漸矣其下有雷可以養
矣友也者友其德也茲吾之所以友者也山人曰有

是哉我以其年子以其賢我以其力子以其德吾幾
失子傳有之曰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信斯言也山吾
知其石而已矣何敢與子友也俞子曰又何言之卑
也雖然則予不以玉名乎玉之裁也為邸為射為剡
於文也為瑑為蒲為穀咸於石焉是賴玉之不可舍
石也如此予不舍夫石石其能舍予乎則夫安知石
之不為玉玉之不為我石之不為山山之不為人也
山人曰然則君子之居是邑也為方百里者五夏之
禹貢周之職方其於山也未聞有望於茲邑者也子
烏覩乎石而以不失於命名俞子曰詩云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何也山人曰善哉子之友也侈吾之言而
子不諂卑吾之言而子不瀆向也聞子之言今也知
子之心矣子固予友也乃歌曰莫高匪山有紀有堂
彼其之子如圭如璋子兮子兮可與友兮俞子悅然
而寤謂人曰茲山之靈有以告我矣吾友山矣驩然
仰止若將終身焉

○可竹說

盛氏翁以系族居于澤國之野不與他姓竝稱其躬
脩而臞其趾豐而峙蕃眉頰潔容飾疏理而膚達終
歲蕭爽不為靡倚迎之者席於地不敢易其恒嚮多

子孫咸長而秀井邑之人無問賢愚望之而知其爲
翁性復不喜北游或強致之翁輒變色而作終不能
得率謂江之南有嘉節君子翁不亦類竹也乎或曰
竹類翁也又曰豈惟類哉卽翁可以爲竹矣於是翁
亦翹翹然不知已之非竹也乃自號曰可竹翁昔詩
人以淇澳興歌衛武辭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夫
必於我有所可然後人於我有所不可無所不可者
將無所可已況欲令物之與我乎翁之志可知已吾
聞有帝竹者其體可用以爲舟南海之陸有竹焉其
支榦皆中矩其隅戾手而不可執茲二者皆非吳越

之產也翁以爲可乎如不然則可於細不可於大可
於園不可於方矣翁蓋無所擇於此也翁有陰德其
子有茂學君子之所不可舍也乃擢二三策而書之
翁殆將爲竹之所可矣翁名字某淞之秀水人

守耕說

夏殷周什一而稅重民力也是故野有世農粵阡陌
開而先王之政不行漢興詔勸農及賜力田者帛庶
幾其近古然終不能一復其舊以至于今吳江實惟
東南賦邑而其地最下加以水績之不脩客土之日
滋數歲之苦於水也率十之二三往者弘治辛亥壬

子水甲寅又水乃正德己巳水庚午大水民始有去其業於農者厥有龔甫雲之言曰吾家故業農凡吾宇而居縷而衣以實公廩以奉先祀家之百度咸仰出於茲土自吾之著於是也幾世矣食其力也厚矣以歲之不成而遽違之是農之施於吾者博而報之以不恒也是既食而倍其力也無乃不可乎逮于食新農其不笑我乎余聞而善之斯其為野有世農矣傳有之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然而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皆是也難乎有恒矣力且不倍況敢倍德乎吾因其言有所感矣古者取士於田野至于今不廢其法或有所舉焉不在某之身當在其子孫矣為之作守耕說

○張封君像贊

觀夫頎然而長黧然而蒼服成而緋紳垂而黃秀翹鄧林之野潤挹崑山之岡茲惟沙溪之工之為良乃若甲科釋褐一州趣裝勸農解渤海之佩犢課士破荆州之天荒羊子泣峴山之石呂氏懷藍田之鄉何惑乎祁州之人至于今而不忘若夫蕭墜世家南宮文章盛年乞歸德則不爽耆齡綏養壽而彌康世諸父之學積之也厚授令子之業發之也昌繼於後者

既盛而傳作於前者益美而彰載考爾祥其流則光
非託諸斯人之言之無玷其何以惟肖乎天方耶

○龍山王先生像贊

學服一世忠間三朝王絲其綸國木維喬秩三禮宗
建六官表寒泉有冽緇衣則好吾見其人天下大老

○馬推官像贊

襄山有桑我蠶之而孰則享其利西陽有寇我兵之
而孰則服其義不試其藝載筮爾仕慨無徵於斯文
諒有聞於再世若人也其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司
馬氏所傳四國之循吏歟

潛脩贊

濯纓三江託身一屨蠶則爾桑畋則爾田遯迹遠而
義方勉旗諒有孚於素履殆無愧於華顛其庶幾稱
潛脩之其然乎

○星像贊

觀乎天文爾惟列星觀乎人文爾惟六經酌以元氣
為風為霆翳於事業如丹如青於戲亦惟爾之威與
靈

○題畫卷

前時人畫間不為款識謂後來亦必有知我者苟不

知畫雖不有知我亦可也。其大觀遠思多於屏壁。數經黏埽日以湮滅。而僅僅如此者。宜在几格間。所以至今存也。或者遂謂古人例不作大障。殆非也。人皆知張旭善草書。今日所見必非其以頭濡墨時筆也。書畫一物爾。顧吏部知之矣。

○雜畫一卷

此為圖凡二十五。不著某氏所作。近時說畫者必曰古既古矣。必求款識。政不必爾也。夫昔之人豈專恃此得稱於後世哉。蓋實至而名興焉。或者乃得殘縑。刺墨於塵埃之間。不問好惡。遽出示人以為良。妄也。則又安知夫來者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也。幸遭賞鑒家。則不必古。亦不必今。亦不必有款識與無有矣。予慮觀者或有所不滿也。故書。

倪雲林畫贊 并序

同里陳氏嘗得雲林倪氏為圖。隱居其後。亡焉。其孫理求之三十年而不得。乃得倪氏它所畫者。歎曰。夫人昔所為吾祖圖者也。其畫若是。其畫若是。執此以待焉。知其終不可得也。嗣業永世。可謂克孝矣。贊曰。

雲林倪子維畫之史。昔者有作于吾同里人之云。亡

或索於肆于以求之。越三十祀物顯於終。或晦於始。若彼餼羊。可以存禮。嗟嗟爾祖。陟降庭止。匪圖之求。唯德之似。孝思無疆。詒于孫子。

○題錢舜舉嬰兒圖

扁鵲於周為老人醫。於秦為小兒醫。當是時猶以去古未遠。老老慈幼。其道並存。後世此意漸以微矣。凡今之人。孰睹耳目。瘡醫如扁鵲哉。其於畫也。如錢玉潭作婦女嬰兒者不少。嗚呼。可以觀世矣。谿陽其視諸笥中。若有圖內則孝經所云者。願亟以示我。毋庸使我徒見執藝者之不如古之人也。

○跋吳江圖

長洲沈啓南以詩畫名東南。但此老畫筆筆用焦墨。人易於摹榻。一時為作甚多。然得具眼者蹊徑了然。自別不難也。嘗聞其所為過吳江圖而未之見。駕部徐君問以示余。豈即此物耶。吾邑多水田。絕無高丘大木。圖乃有之。蓋以識松陵也。即此已不可與專求形似者語矣。

釋羽蟲言

動必以正。動必以正。胡為同聲。有此相應。萬物一原。天地之性。取善無常。宜審厥聽。

周恭肅公集卷第十三

祭文

碑銘

墓表

誥贈祭告祖父母文

維年月日孝孫吏部左侍郎用謹以清酌時羞祭告
 于 先祖考府君先祖妣韓氏今 天子以大祀禮
 成覃恩宇內凡有位于朝者咸有錫命用以階資幸
 蒙推 恩上及再世 先祖考府君贈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 先祖妣韓氏贈淑人用惟音容
 永隔垂幾千年茂承敷佑祗被光榮先德攸存彌深
 感慕恭繕誥詞并備儀物以告

誥贈祭告父母文

維年月日孝子吏部左侍郎用謹以清酌時羞祭告于先考贈徵仕郎禮科給事中府君先妣封太孺人計氏今天子以大祀禮成覃恩宇內凡列位于朝者咸得以推榮其親用時陪列九卿視師南贛敬奉明詔先考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先妣贈淑人用惟怙恃烝烝追養弗逮再蒙錫命哀與榮俱攀慕至情昊天罔極恭繕誥詞并備儀物以告

誥贈祭告亡室文

維年月日吏部左侍郎周用祭告于亡室勅封孺人施氏今天子以大祀禮成覃恩宇內獲贈孺人為淑人覩茲盛典寔數異動初封靡及偕承尚期歆服念同寒素悲悼不勝恭繕制詞并冠服儀物以告

啓殯祭亡室施孺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祭告于先室孺人施氏曰嗚呼孺人先姑而沒不得執其喪從夫於官所不得面訣生子且長矣不得見其聚婦沒於遠方不得即歸其喪殯於先墓不得克期而葬嗚呼天命之短長人事之不齊孰為之而孰致之嗚呼哀哉將以是月壬午

奉柩以葬茲當啓殯特申祭告

告家廟文

維年月日孝玄孫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用謹以羊豕庶羞之奠昭告于 始祖考俊德處士
府君始祖妣張氏安人 高祖考希賢處士府君高
祖妣馬氏安人 曾祖考耕隱處士府君曾祖妣陳
氏安人 祖考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怡
蓮府君祖妣贈淑人韓氏 顯考贈通議大夫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南園府君顯妣封孺人贈淑人計氏
曰用承世德致位如今官伏念入仕以來踰三十年

祠享未備敢辭其咎乃以 皇明之制得建家廟爰
於正寢之東創建如制卜茲吉日奉安 列祖考神
主伏祈嘉妥永綏後人先室封孺人贈淑人與亡女
神主仍從祔位謹用祭告伏惟照鑒

加贈祭告祖父母文

維年月日孝孫南京刑部尚書用謹以牲醴之儀昭
告于 顯祖考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怡
蓮府君顯祖妣韓氏淑人 顯考贈通議大夫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南園府君顯妣計氏淑人曰用惟先
德勤劬遠有繼緒俾用毘敏不敢忘竊祿于朝至于

今日乃於嘉靖丙申伏蒙 聖恩獲贈 顯祖考通議大夫為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顯祖妣韓氏為夫人 顯考通議大夫為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顯妣計氏為夫人用祇奉 帝命于茲有年爰圖躬事乃因報績之期謹備儀物改題于廟燎黃于墓以伸孝思追慕音容不勝感愴伏惟恩靈昭鑒誠惻啓佑後之人凡俾昌衍以延慶源謹告

加贈祭告亡室施孺人文

維年月日南京刑部尚書周用祭告于先室施氏孺人曰昔者嘉靖丙申時以報政 賜封三世獲贈孺人為夫人祇奉 帝制于茲六年得以躬視改號備物焚黃于墓追惟存亡今昔豈勝悼歎靈其不昧尚嘉服 恩命以延裕于爾子孫敬告

○祭同年王惟本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戶部郎中惟本王君之靈曰君能擇師友為文章取科第矣而其仕也居前不能令人推居後不能令人輓是謂獨拙者邪君既歷郎署右班資專筦籥矣而其沒也身無以為之殮家無以為之喪是謂能貧者邪

君年未及期與耄而憊筋力而寡藥石舌彊而莫可與有言足戾而莫可與有行是謂善病者耶嗚呼彼一時此一時古之人今之人孰為拙孰不為拙而孰病孰不病又孰富而孰貧君於是三者其無愧矣余與君舉進士越三十年于其身余同年東西南北再感辰星諒君之心我猶未深一觴數語聊慰游魂尚饗

祭原博查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故福建布政司左布政原博查君之靈曰嗚呼原博歷官中外餘二紀而行年不及乎六十政澤旁流于海隅而禍變不虞于都市在昔指顧再弭省卒之亂而今茲不免一朝之難資望何啻京兆與中丞而恩數曾不得身服其蕃庶嗚呼命耶嗚呼命耶始聞凶訃撫膺一慟矧予同年夙敦情好顧縻戎寄寔孤愛助寓奠系辭以寫我哀尚饗

祭亡友錢廷佐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錢君之靈曰君起家諸生作為文章雲滄霞張爛其有光時與伯氏乃相頡頏甲子之秋君舉于鄉不

登其文君曰不祥南宮是試我心則甘唯若而人我
寧二三蹈雪觸冰十年于茲藏器於身胡不待時維
君之文五兵相雄不以為讎則以為工工則游龍讎
匪雕蟲世有子雲於古已然吾愛吾爾亦何憾焉追
惟平生舟游塗歌契闊自今邈焉山河君有後命墓
以我銘銘匪以辭亦祇以情遥將薄奠先之告誠尚
饗

祭土地神文

維年月日南京刑部侍郎周用謹以羊一豕一庶羞
清酌之奠告于居第土地之神曰惟國之初百司

咸有宅土于茲百六十年日就摧圯惟茲公宇乃前
余同官䟽以請稍徙而北背山面陽式位爽塏爰有
贖金資其凡材完舊益新翼然改觀余謬承官乏值
此偕作匪惟棄沮洳遠微虺實稱禮賓屬息臺輿夙
夜攸暨人我具愜時暘載和苟有成緒顧惟是役經
始徵工余一無能為仰以寧處實惟其初明神之賜
其何敢忽忘謹申虔告以稱昭貺以永綏後人之慶
尚饗

祭費母太夫人文

維年月日浙江按察司副使周用謹以清酌庶羞之

別
跋
行
自

奠致祭于費母太夫人之靈曰嗚呼夫人之相其夫也則利澤在一方而百姓祠之相其夫而教其子也則文章在六經而弟子師之教其子及其猶子也則功名在四朝而天子相之故天用是厚夫人之報也而以百歲壽之用吳人也辱與令子游且獲聞先大夫與今相君之德夫人也敢不引領几筵於三江之上再拜為夫人觴之尚饗

祭祈樂湯公文

維年月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周用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前大理卿湯公之靈曰臯陶作士古

古老

稱遺直民協于中時惟重華敷好生之德公讀典謨曰茲在茲又曰茲在茲如有用我者微斯人吾誰為之師公在丁亥大理是擢大獄斯作公曰吾上不敢負天子下不敢負所學然曾不得效涓于河輸埃于嶽寧石落落寧綬若若義不可逃辭將焉託斂爾勛華歸于丘壑嗚呼不沒其實公安得不享其名不知其辱公安得不與其榮吁嗟乎公今固無愧乎鄉先生尚饗

祭司工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清酌時羞之奠告于司工

之神曰埏埴爲器土凝火融物采彰施華于雕龍今
茲飭材上命是崇惟神相之以襄其功尚饗

祭希正郁公文

維年月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周用謹以牲醴庶
羞之儀致祭于進階亞中大夫郁公之靈曰嗚呼公
乎殖學魁會選而猶不得處於詞垣服官列大夫而
猶不得致於公輔行年及耆艾而猶不得登乎耄期
嗚呼是孰爲之耶是孰爲之耶何造物者之待公乃
每若是僅僅乎其不足也夫有有餘然後有不足其
將以是有餘者安施耶雖然壽也者係之天者也位

也者係之人者也學則自我爲之而已矣於是可以
知公公亦可以無憾矣嗚呼予於公兩爲同年且辱
末眷交游垂四十年而公則已矣人壽幾何能不益
重晨星之感予旣聞公訃乃越十日觸冰雪三百里
東走海上酌公一觴以伸私痛又安能不感公疇昔
與予歲寒之情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高處士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高
處士之靈曰維公家于濮陽脩此隱德雲丘月壑春
稼秋穡漸吉鴻磐雅貽燕翼令子克承義方是飭大

潘賓賢昭廷奏策載尹京畿則民之父母繼入諫垣
實邦之司直敬紹箕裘允操冰檠方期公享乎華社
胡遽興懷乎玄宅昧谷沈暉寒泉勿食眇松喬之頽
齡寄古今於微息惟爾子仲為我友益初無貳乎寅
恭茲罔効乎匍匐仰仁里之清風悲貞珉之鉅刻淮
水愁波歷山澹色念桑梓之伊邇慨聲容之莫即薄
陳牲醴用表悽惻惟公有靈庶其歆格尚饗

祭周封君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周
封君之靈曰善聞于鄉行飭于躬顧瞻海隅蔚然鉅

宗我知其人孰觀其容碌碌之玉冥冥之鴻家業于
儒懷芬醉醲有美二子偕登南宮伯來起曹贊于司
空仲寔明刑協民于中教以義方適觀成功天子曰
都惟爾之封其封維何貴與子同煌煌帝書將以二
龍人曰賢哉為父如公維德之令宜壽之豐云何奄
忽訃言自東老成不憖視天夢夢用辱交令子每挹
高風矧茲同壤悼念曷窮薄奠陳辭以寫哀衷尚饗

祭俞處士文

維年月日具官周用謹以牲醴致祭于俞處士之靈
曰嗚呼公之生不事王侯坦坦履貞厓高水清公之

壽搔首班如人惟求舊孰云不究公之子白心華躬
天子信使允也撫仕公之孫如玉斯溫其雲其仍爰
德之徵公曰我歸龍山之垂用等麗于斗野獲與令
子同升豈不知公之有道曾欲操几杖而未能悠悠
一天戔戔九京敢以素服哭吾之鄉先生尚饗

祭妹丈卜長醉翁文

維年月日南京刑部尚書周用謹以牲醴庶羞之奠
令兒子國南致祭于亡妹丈國學天邑卜君之靈嗚
呼君之曠達坦夷得于天資四顧通衢落落不羈古
非佺而今非來乾無端而坤無倪戔然而丘窅然而

谿人之視之爲亢爲奇君曰茲惟吾意之所適若是
齷齪者其何爲此惟古昔之名流庶幾於君乎見之
矧曰介特屹乎不墮動無愧行口無愧辭狷不爲矯
知不爲隨則又吾黨清脩之良規而今而後斯焉取
斯矧曰爲父能慈教誨爾子義方是師南宮釋褐式
如其期軫之以離憂而胡不俟之子束帶率諸弟列
拜稱壽而忍使之被衰麻而蒙哀羸天乎人乎其將
尤誰嗚呼君其亡也耶魁顱豐頤宛其容儀追惟親
好數驚以疑君其果亡耶風旌霜輶東望淒其緘辭
永訣而孰知吾之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東溪文

維年月日總理河道工部尚書門生周用謹以羊豕
庶羞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東溪劉先生之靈曰嗚呼公之筮仕自弘治中
釋褐而南來余吳淞余時顛顛業于鬻宮公惟勤斯
日聞鼓鐘顧瞻垂虹迺橋登龍余忝科第式徵其逢
公於吾民澤流疲癯譬如閔苗以雨以風公陟諫垣
民殊喁喁胡公之往不念我躬自時厥後迹焉靡同
公北而西我南而東公自藩服撫茲畿封彼何人斯
不諒其衷余入副端懷公之恫其如群猜聽猶不聰

乃十七年冥冥之鴻余時往來覲公儀容東谿之原
其華其穠公曰樂哉曷不融融乃玩玄談旁追互通
爰莫助之居然忡忡今茲夏孟疇咨若工余來東方
爰紵素棕胡為大耄溘先玄冬嗚呼公平官階九卿
而功以才豐年幾八十而位與齒崇公可無憾吾心
未充用也遠公二千里而繫公之從去公四十年而
視公之終始則有終永以慰公公其有靈鑒茲無窮
尚饗

明故前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湯公墓碑

公諱沐字新之世居常之江陰曾祖榮不仕祖鏞父

虞並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
從師治尚書操文校藝遂拔起諸生中成化丙午舉
應天鄉試名在第六主司錄其所為經義以傳弘治
丙辰第進士試政戶部尋知浙江崇德縣地鄰近素
察其利病治之益易以效逮公之去也民祠之壬戌
以薦召拜山東道監察御史論事得體不皦皦近名
嘗奉 勅監臨河東鹽池一切禁利通商惠民邊儲
以饒繼按山西用法絕不貸賊吏有司被薦他日則
無實不稱名者正德戊辰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未至
會中官劉瑾用事鈎檢公舊所舉劾不當其意謂公

敢與之抗遂誣以他事降知浙江武義縣武義素號
難治前此長吏裁之以法徃徃得謗讟免去公曰法
胡可廢顧法行何如耳未幾豪猾折服境內翕然庚
午瑾伏誅凡瑾所變亂 朝廷一復其舊即起公廣
東僉事專督鹽課振刷宿弊貨商不相病公私賴之
壬申遷福建按察司副使甲戌擢江西按察使乙亥
轉浙江右布政使丁丑再轉廣東左布政使公無問
官守劇易期代久近恒如始至之日政聲所在籍甚
撫按諸臣上公治行前後凡三十餘疏是歲公入
覲時楊公一清在吏部疏二司堪公輔者數人公與

焉辛巳 今上即位以明年為嘉靖元年陞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癸未更巡撫四川會芒部寇亂公討平之詔賜白金二十兩文幣四表裏甲申召拜大理寺卿與侍 經筵與 賜御製洪範序文文獻通考 恭穆獻皇帝睿翰公在大理每誦張釋之之言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手足則復大書於座端曰天下之平以與僚屬朝夕省厲一時奏讞咸稱平矣明年山西五臺人張寅等以訟許逮至京 上命刑部都察院會公議奏獄成凡三上不稱 旨公與尚

書顏公順壽等皆下獄免官 欽明大獄榜即其事

也公質直自任不能事矯飾人有過即不面數已愀然蹙額坐而言或不應故凡為公所識者咸耻以不善聞於公其當官殿最人物專察清白與否尤能以身率先以故所至輒有聲久而人益信政益起所為古詩文畧去蹈襲然亦種種合體裁字畫楷法平日雖倉猝屬稿了無一筆間涉行書公既歸治圃藝鞠曰吾樂其幽貞不與時競耳蓋喻已之志如此退處五六年物望益重九卿臺諫䟽起公者以十數考其文若某曰練達剛方某曰忠清慎謚某曰志在經濟

行係風俗士大夫謂沂樂公盡足以當之無愧蓋舉公之自號以為重也年七十三壬辰某月日卒娶陳氏封孺人累贈淑人柔惠慈儉先公二十年卒公不復娶旁無媵侍子男二長雲以例授散官卒次雨國子生女一適義官周都孫男二長世賢以公廕入國學承重服次世勛孫女三曾孫男一明年葬公于縣之敵山先塋陳淑人祔焉實某月日嗚呼昔在弘治間用以行人使江西公以御史使河東遇於漕河之舟中累日別去用乃歎曰是殆可謂所見踰於所聞矣後十五年用叅議廣東於公為同僚公視我特厚

每日暇過從談賞藝墨指畫政務弘受開益又十年川復除山東副使適公以大獄歸其家人自常州具舟來迎道出臨清州用迂語於河上公蓋頽如也綽如也抑慎而暇達而節誦而不懟無不可訓者嗚呼公庶幾乎有始終君子者已世賢先葬期以國史張君補之撰公行狀來乞銘其墓碑用感念鄉邦先達且敦疇昔之誼有不可辭者乃按狀述其世系治行出處而為之銘曰

星紀之野大江之濱迺生偉人豐眉長身厚食其施厥有世德渾噩者書學焉以殖入對大廷出宰百

里公曰勞止民曰寧止民亦何有田桑穀絲至今於
公尸而祝之載離其勞遂為御史蹇蹇匪躬惟國之
是中罹嶮巇嗶啗沓實繁我則受之官卑名尊日月其
除既躡復飛于淵于閩厥聲四馳嶺海之垂祝融之
宅公作其鎮惟昔方伯濯以寒泉井冽而食肅肅大
夫授斧命服綏此小民卑以全蜀公奚自來曰自貴
竹我師我旅爾家爾室登公于朝班于槐棘惟古咎
繇厥有遺直暨于哀矜胥占有盡 帝曰咈哉爾惟
勿辭公拜稽首恩斯不瑕恩寔不瑕閔于而家汪濊
旁薄曷其有涯孰豐其屋尚臨于谷孰推其轂寧說
之軸無德不報惟後之淑散山之陽有封若堂述此
銘辭不世其光

明故大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吳君神
道碑銘

嘉靖三年今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吳公之子巖以四
川布政司參政奉表入賀 萬壽節及安慶遇疾乃
命趨京口進舟而南未至家五十里以卒寔是年五
月九日年四十九明年三月十一日其子邦模以尚
書公命葬于縣之某鄉某字圍復伐石樹之墓左其
友人周用則序而為之銘君字瞻之其先有諱千一

者自淮揚間遷居于吳遂世為吳江人千一而下五世為贈大中大夫太僕寺卿諱伯昂大中生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諱璋有孝行贈官如其父承德生尚書君即尚書之仲子也母王氏贈夫人繼母夏氏贈淑人丘氏今封夫人君起家縣學生正德二年中應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拜行人 楚王薨禮部舉君治其喪祇肅將事楚人以為能重其國六年以選為工科給事中七年遼東夷人走 闕下愬所在殺其使來告邊事者 詔君覈其事君馳至遼東廉得其實曰是邊吏利單弱冀以竊殺為首功者今茲法

不信其將不免啓邊隙遂獄抵以罪諸夷人頓首以朝廷不外遠人願歲脩朝貢於我不絕九年正月乾清宮災詔求直言君上疏乞 視朝講學建儲斥養子出番僧遣邊兵罷中市凡數十事言甚剴切十三年部使者持牒四出督民逋或因以為功遂并與所嘗蠲除一切取盈煩苛無藝民不堪命君奏乞徵還又乞遣大臣治東南水利宜墾白茆故道引太湖之水而注之海 天子每從其言十六年今 天子即位君由工科都給事拜四川之命專領糧儲既至則問歲所出入躬蚤夜治文書盡得其調度與諸守

令約不得以羸耗病民時時出行部偏州下邑無不
有君之迹居一年姦利衰止公私以饒君娶徐氏先
卒繼娶沈氏俱封孺人子男三長即邦模治舉業次
邦楷邦材尚幼女二長適縣學生史壁次許龐杰始
君生三歲而失恃於王夫人稍長知哀痛感激服尚
書之教唯謹尚書父仕於南方君從其兄山能以恭
順見親愛家庭唯諾義兼師友父之志益堅業益脩
考行觀藝恒褻然居人先由是入 朝為爭臣低昂
公議出佐方伯牧其西人莫不卓有所樹立蓋其得
於父兄者為多抑君能用其厚於人倫其所獲宜如

是君之不幸也復以共 天子之事來歸於數千里
之外尚書率君之弟若子視君闔棺會君之兄自陝
西赴淞江參政哭君於殯俟君掩壙而後去嗚呼是
豈皆遭其適哉於是益知君之平生於君臣父子兄
弟之相與蓋有所不可誣者已嗚呼人亦孰不欲為
善而君之食其報其近如此是重可哀也銘曰

淮海之邦伊濬其源暨來于吳其支寔蕃五世以還
允有孝德載厚其施寒泉弗食至于大夫克受丕祉
乃父乃兄爰世其美顧瞻四國 明命是將厥績告
成置諸 帝旁我謀我猷是用風議濟于多難務大

捐細野有虎兕拆其齒角三江既東孰爲之壑帝
眷西顧于昔之蜀俾予近臣殖爾百穀維梁之山有
岷有峨德不在茲農飽而歌君朝京師君胡東歸
君歸不來蜀人孔悲功不以時志不以年孰使則然
人耶其天維吳之良維民之望墓門有碑以永不忘

王氏家廟碑

有明中順大夫右僉都御史王公哲既卒之幾年其
孫度作家廟以世祀惟王氏之先諱壽者元末居吳
江之西之梅里素以資富世季化敝以其里之人侈
僭不孫乃飭躬慮微不常其居去之縣之中河逮于

皇明明罰勅法儉德承家自求多福壽生良輔良輔
生彥徵彥徵生守仁守仁生某祖父子孫苞休緼華
畜久而亨有子四人咸有名秩公其仲也嗣子子京
蚤世子其弟子東之子度克共天顯不敢竇隊乃嘉
靖甲子子東以度爲公作廟於正寢之東端直靚密
不汰不庠吉蠲棲神式如初志復取裁凡禮出入必
告朔望必謁薦新哀忌四時之祭噐皿衣服莫不備
具度奉將惟謹可以教示長久謹按今制凡品官
得立家廟祭以高曾祖禰四世其有官者得與其祖
父以上爲之其有官者之子孫則亦得與其祖父者

為之是故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按宗法小宗各始於所禰子也禰焉孫而祖焉而曾焉而高焉於是言禮者又有始爵之文謂為別子與初為大夫者宜以為子孫世祀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貴始德之本也公舉進士遂為御史歷按福建廣東江西威愛並流歌頌以興累遷按察使至都御史聲烈載揚爰究終始考禮備物以有孝享宜為王氏子孫世祀也廟既成用則述公之世系名氏自元至國朝百有三十年涵泳德澤崛起徒步至于陪位九卿與其出入勤勞俾所至蒙其休政其又後之

人夙夜服念以彰公亢宗啓世之美者著于辭而系之以詩曰

三江之濱蔚有鉅宗孰愛而家自西徂東百三十年公為御史曰中執法天子所畀我有積德貽於梅里繫伯叔季樂爾友悌顧瞻嶺越遑是跋涉以雨以風拚稿斯活惟此嘉績在昔既多奕奕者廟其數則那遲遲其庭植植其楹有事歲時齊粢潔清惟公孫子孝思不已刻石有辭以詔饋祀

封儒林郎鴻臚寺右寺丞吳公墓表

封儒林郎鴻臚寺右寺丞吳公年八十三嘉靖辛丑

五月八日卒葬以又明年月日其子涵滂以公行狀先期來請表其墓公諱鑿字汝文號雲谷曾且為祖效父璩號鐵峰能詩娶李氏以長子鑿
兵部武庫司郎中李氏贈宜人公自少時鐵峰命業舉子以病羸中輟弘治壬子入粟補縣陰陽學訓術或謂非素業公曰吾本期以文章成名若等姑勿以此遇我會部院使者至有所指委事事無不當其意諸使者亟稱其材能公始為邑中錢氏贅壻既而治田於梅堰辨其高下燥濕肥瘠與稅稔之名物倣元人王禎者授時圖刻紙為旋輪紀農協功各以其時戒其

家衆自今凡若草木徒華而不實者不得以一物入地內以妨吾美殖百穀浩穰家口以殷奉祭祀贍宗族燕賓客莫不沛然有餘嘗再賑民饑折官所給券不責之償公雅有綜理才然限於不得施惟資以營構鳩工飭材經年不能休垣墉楠櫨衡平而繩直者相望也每以意氣識他日官達人於衆中良然蓋其故家漸染於父兄者自如此領訓術二十年謝病去未幾受封 勅每歲鄉飲酒則為大賓元配錢氏卒生子淞為武庫後蚤卒繼錢氏封宜人卒子男二長即涵癸酉鄉貢大理寺司務次即滂正德初纂脩

孝廟實錄以諸生與選累官鴻臚寺右寺丞女三長
適涿州判官龐木次適徐叔麋次適沈維垣孫男六
邦案玄陳為淞後之集之栗之臬孫女七適某俱鄉
貢士墓在縣之某鄉卯字圍吳氏其先汴人也始祖
秋淵當宋南渡時徙居吳江澄源鄉之韭溪至鐵峰
五世而族以蕃邑人無近遠咸號稱其居里曰鐵峰
鐵峰云至公仲兄鑿與伯兄竝以科第起家第鑿以
例入太學屬官南京鴻臚同產昆季蟬聯媲美不愧
門閥公復以訾秩為其子擇師取友相繼為京朝官
特稱有子蔚為鉅宗而公又獨壽考自六十謝事拜

封徜徉林壑者二十幾年羣族人一時莫與之齒此
固公勤勞節儉之效然亦豈一人之身所能為哉其
先世所由來者蓋遠矣傳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
流澤狹夫積於昔者斯澤流於今則夫澤於後者其
無望於今之積乎夫有其積也猶懼其薄而況其舍
之也公若此則庶幾其能積積之而益厚者乎故余
據公之行實叙次其言表諸墓俾吳氏之子孫知今
日之所由來且以諭吾邦人之世其家者

吳江縣儒學訓導吳君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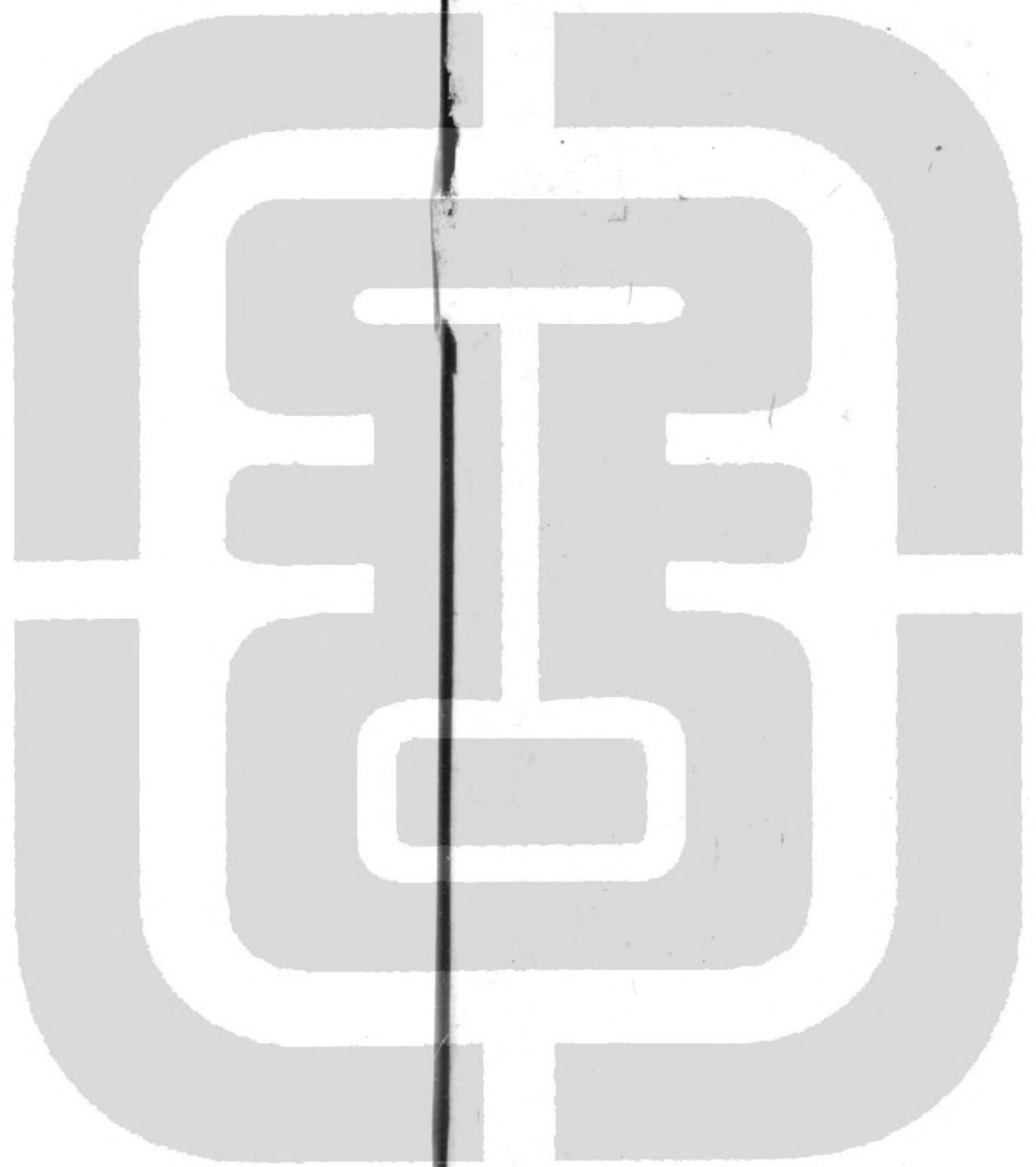
君以嘉靖十年三月二日卒葬以某年月日乃二十

二年春其子文惠持君之門人王御史時柯狀君行實一首并君所著安齋集四卷東走三千里謁余于三江之上求表其墓按狀君諱欽寧字堯邦姓吳氏其先世宋熙寧中自虔州徙萬安因家焉代有聞人著在譜志曾大父德華大父履弘父某君少治書補縣學生與諸生較藝時時為主司所稱許凡九趨鄉試竟不得中式歎曰吾幼而爲學長而無所用於世其命矣夫人亦曰吳君馳名久矣猶鬱鬱於此曾不少見其尤於人其庶幾能安命者乎君聞之因扁其所居曰安齋嘉靖壬午以歲貢授吳江縣學訓導其

誠學者每曰士以心術光明爲上學術所由以善其心術者也御史來按吳中者咸相與推獎朱君寔昌署其考曰純雅以教人古朴以範俗識者曰斯言也不揜善不虛美可謂篤論也已君訓導九年當以秩滿上吏部復歎曰我昔爲學三十年不得第今入官又且十年不得調吾於是尚有所希覬安齋其將謂我何乃即日束書西歸萬安不顧諸弟子留之不可士大夫留之將言於上官留之不可又明年卒于家年六十有四君娶其縣劉氏生女子一人繼龍泉呂氏子男二人長即文惠次文教俱縣學生女適蕭會

雲墓在縣之某原君事繼母蕭以孝稱待異母弟欽
昭友愛久而彌篤泰和王編脩思以言事死喪歸出
吳江君操文以祭退括俸資賻之曰此非爲我鄉人
也此君之凡行載於狀者或謂君學非不若人而位
乃終不若人則亦已矣又何屑乎身後名哉余曰不
然蓋余嘗識君耳君貌纔及中人身如不勝衣至事
當可否輒正色據理不但已顧同寮不能奪則斷斷
然壯也逮余提兵駐南贛君從萬安來相見道故舊
一語不及時俗事則又悛悛然其慤也故吾吳江人
至今論前此以文行來爲弟子師者固不能舍君矣

方文惠之從父於官也生始七年今既能讀父書復
不遠數千里而來求其父之素所相信者一言表其
墓彼亦誠知其父之平生無有所不足於此也於是
吳江之士大夫與凡君之門人咸相與咨嗟勞苦猶
若見吳君者則君之所以孚于人與施于其子孫者
抑又可知矣是可得而泯其賢乎嗚呼人亦胡不樂
乎卑官而使君子於我無愧辭也哉余蓋有取於吳
君矣乃因其狀而論次之授之文惠俾歸而鑿諸墓
上之石



三才圖會卷之三

三才圖會卷之三

